

# 暮春三月—— 記與幾位前輩女性作家的相遇

杜立中 前國家圖書館特藏文獻組助理編輯

## 前言

除了心智的發想之外，手稿是創作活動的初始，也是出版過程的第一個階段，更是閱讀活動最早的客觀對象。國家圖書館的手稿典藏有其悠久的傳統，早從敦煌的寫經，到民國聞人的書札墨寶，歷代各種寫本、稿本、抄本、批校本、繪本，汗牛充棟，早已名聞國際。過去 10 幾年，更用力於當代名家手稿的徵求，累積數量當已超過 8 萬件，為國圖的一股生力軍，也成為國圖的典藏特色。我有幸過去經辦過這項業務，接觸過一些藝文界的老前輩，可是他們多年事已高，在幾年當中凋零的很快，令人感嘆，更令人不捨。

這兩年陸續過世了兩個老前輩，一位是梁丹丰，另一位是華嚴。

## 全能的梁丹丰

因為疫情的關係，梁老師喪儀從簡，只在民權東路禮儀公司設了靈位，我去向她老人家上了一柱香，禱告祝願她在天之靈，平安喜樂，永遠與菩薩同在。

大家都知道梁丹丰是位大畫家，也是個大作家。她還曾是我念高中時的美術老師，但我沒有給她教過。她杭州藝專出身，林風眠的學生。她的父親是梁鼎銘，黃埔建軍時期就在軍校指導美術、畫戰報，是國民政府最早的軍中文藝。蔣介石對他非常重視，還送他到歐洲考察。所以梁老師曾說，杭州藝專入學的時候，林風眠還問她：

「你爸爸是梁鼎銘，你來要學什麼？」。梁老師還有一個有名的外公，就是白話文運動反對胡適最力「學衡派」的梅光迪，《四十自述》還大篇幅提到他。但除了早年在家教她如何運筆，如何畫四君子外，梁老師很少提她的父親，因為梁鼎銘過世的太早，梁老師才二十出頭，她完全沒有受到她這位大畫家父親的任何庇蔭。她之所以有後來的成就，除了在家打的老底子外，都是她自己長年苦練出來的。我們的社會對婦女還是比較不公平，我記得梁老師說過，過去，為了生活，她要教課，要買菜、做飯、帶小孩，晚上夜深人靜了，還要當職業畫家。這點極不容易，也可以看出她對作畫的熱愛，堅持不懈，換作別人，早早棄械投降了。

梁老師有個好習慣，就是她把所有的畫作，包括所有的習作練筆都保留下來，一件不丟。這也就是為什麼國圖今天典藏了她超過 1 萬 4 千件的圖畫和手稿。老實說，一開始通過電話到永和梁府拜望她的時候，我是沒有抱什麼太大希望的。要知道，若要向一個畫家請求一幅作品，那怕是一件小小的素描或版畫，經常都是難比登天的，很簡單，因為每幅作品都是畫家的生命。沒有想到，梁老師桌上擺了一疊速寫簿，都是她到歐美各國旅遊的紀錄。談過話後，她說這些可先給我們，我聽了嚇一跳，當然我也按捺住自己，只有連聲說謝，否則豈不讓人看出國圖的人怎麼一點場面都沒有，送你點東西你就垮了。後來她告訴我，她老早有此想法，年紀大了，想把所有的東西找個好地方放起來，她客氣的說，自己的東西亂七八糟，可作為教育資料用，所以她覺得圖書館比美術館好。

後來在她府上，我成了常客。梁老師一來電話，我就去拿東西。嚴格說來她是個水彩畫家，可是她什麼都來，油畫、水墨、粉彩、速描、漫畫，無所不精。有一次，我還帶了 5、6 個知服組的年輕同仁，除了我，身高都在 180 公分左右，是當時國圖高大帥的最佳陣容，我們租了一部貨車，一傢伙把梁老師的幾十幅油畫大畫通通運了回來。後來在國際會議廳辦了一個捐贈儀式，還把幾幅 100 號左右的大畫掛在川堂旁會議廳的牆上，相當壯觀，這恐怕是國圖展覽大型油畫的第一次。前前後後，我開著我那部老爺車，不知去運了多少次的畫，幸好老爺車後行李箱相當寬

敞，還能載不少東西。東方的畫家，不大畫自畫像，不像歐洲有些藝術家，像照像一樣，每一兩年都要為自己留一張自畫像。然而經初步清理的結果，從民國 40 到 80 年代，梁老師居然也有 10 幾張自畫像，所以後來在閱覽大廳開了個梁丹丰自畫像展，油畫，水彩，素描都有。我覺得很難得，因為在臺灣，我們也沒聽說過有哪個畫家，或哪裡有辦過自畫像展的。

梁老師留下來的作品，題材豐富，令人咋舌。她是個旅行家，又是作家，歐亞非美各洲，跑過近一百個國家，邊走邊寫，邊寫邊畫。我們常說，她的作品，如果開畫展，不要說歐洲、美



梁丹丰淡彩〈蘇格蘭儀隊〉

洲、亞洲了，單就以國別作為主題來說，她都辦得到。其他的花卉蔬果靜物，題材更是精彩，不開玩笑，光是她的聖誕紅和玫瑰花，就可分別辦大展的。

後來我們又為梁老師的義舉辦了一次大型活動，在國際會議廳請她演講，並且現身說法教大家怎麼畫水彩。我們在舞臺上把畫架架好，把畫板畫紙準備好，燈光打好，攝影機對好，把運筆上色的動作整個投影到後方的大銀幕上，梁老師邊畫邊講。她是個教育家，一向反對畫畫做太多的工具準備，她常對學生說，畫畫只要一張紙，一枝筆，三個原色就夠了，不要多花錢，重點是要學習掌握顏色的變化，當天的來賓都非常受用。另外我們還為她開了個大型畫展，展出她有關臺灣各地的作品，我記得為了掛得下 2、3 百幅畫作，展覽廳中還屈折迴轉的多設計了幾個牆面，而且展覽還拉到了外面的整個川堂，打上燈光，非常漂亮壯觀。此外還印了一本《梁丹丰寶島風情畫集》，按臺灣行政區排列，共收了約 580 幅有關臺灣各地風景名勝的作品。梁老師很喜歡，一直誇說，畫冊比她的畫漂亮。開幕當天請了很多客人，還有小提琴演奏民謠，難得的是當時的教育部葉俊榮部長還拉開嗓子，高歌〈孤女的願望〉和〈安平追想曲〉兩首臺語歌經典，這絕對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事。

寫這些事，感覺梁老師就站在你面前，還是和以前一樣親切和藹，像個老媽媽似的。前幾天經過仁愛路福華飯店，想起梁老師晚年每兩年要在那裏開一次展覽，展出新作，我記得一幅對開

的水彩標價總要 30 萬。但以後不會有了，以後就由國圖來辦展覽了，而且題材可以推陳出新，千變萬化。想想梁老師還是對的，她現在可以放心了。

## 小說家華嚴

我沒有見過華嚴本人。

華嚴是世家，她的祖父是晚清大家嚴復。她對國圖非常支持，送給圖書館很多東西。她的餽贈可分為兩個階段，一個是多年前她就將一大批小說的全文手稿送給圖書館，包括她的名作《明月幾時圓》、《花開花落》、《蒂蒂日記》、《燕雙飛》等約 20 種，另外還送了兩件嚴復的墨寶真跡，一件是《嚴幾道先生千文草帖》，另一件是《嚴公幾道園法開平礦案說帖手藁》。除了字跡俊秀之外，第二件還特別具有史料價值。晚清唐山開平煤礦在清政府的支持下，發展快速，成為遠東重要的開採，但後來主事者不通洋務，不懂企業，使礦務逐漸落入英國人之手，最後竟成了外國公司。嚴復曾受聘為該礦的華部總辦，墨寶對這件案子有所說明，並現身說法有自己的觀察和見解，特別珍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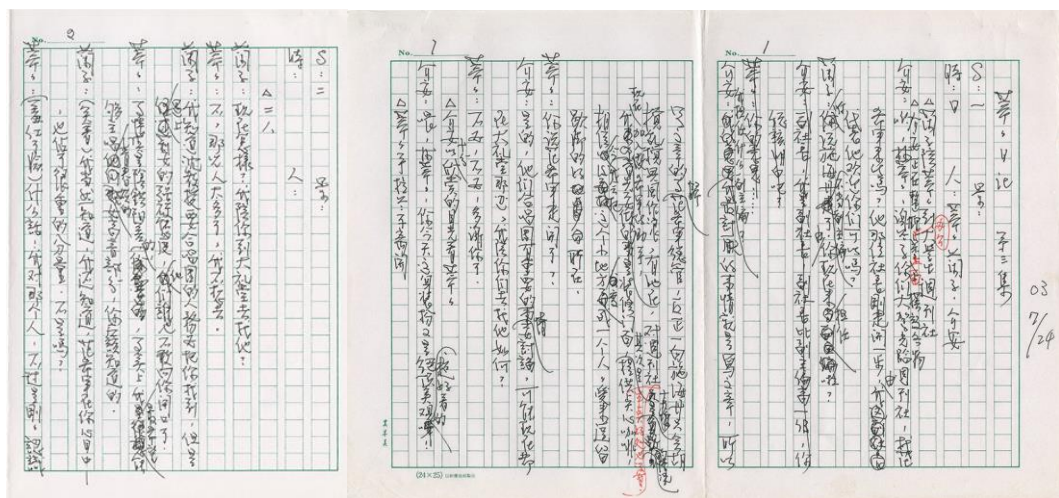
華嚴老前輩不久前過世，高齡一百，福壽全歸。我記得大約 10 年前打電話給她，那個時候她已 90 歲了，是自己接的電話，老太太腦筋說話，條理清楚。我明講請求她的手稿，她很爽快，一口答應。後來她準備好了，叫我到敦化北路她的住處去拿。我到了她家，沒有上樓，由家

備把手稿交給我。在工作上，東西拿回來，我有建製清單的習慣，我一看她的手稿，總共 50 幾件，非常好，多是以她的小說改編的電視劇劇本，都是口白對話，但可惜的是有相當部份是影印，而且還有不少是她助理的謄稿。我們手稿的工作原則是，如果能有原稿，那影印就可以不留，但如果原稿無存，那影印就可留下來，因為有一樣的欣賞和研究價值。從華嚴的手稿中，也可以看出，她雖然是寫作大家，可是很多稿子她都是一改再改，非常認真。因為是電視連續劇，所以她的劇本都分做很多集，我記得像她的《無河天》和《蒂蒂日記》，有好多集，相同的內容，她老人家甚至可以寫出 3 個稿本，這對手稿研究，是非常寶貴的例子。

所以我又打電話給她，告訴她送的很多都是

影印，她自己似乎不佑道，「啊，影印啊?!」她說再做準備。過一段時間，她在婦聯會的一個朋友打電話來，要我去把她的手稿拿回來。這次她給的都是原稿，有《七色橋》、《鏡月湖》、《秋的變奏》和《蒂蒂日記》等 10 幾件，而且每件都是 3、40 張稿紙，看看她真是把手稿都出清了。她的劇本手稿還有一個特徵，就是她會把兩張稿紙左右黏接起來，比較長。我想這是她常改動自己的稿本，如果一張稿紙後端有所更動，她就接上一張新的稿紙繼續寫，如果前頭有增減，一樣的就在前面黏上一張新紙。

華嚴筆名很多，曾經用不同的筆名在報紙副刊上寫過一些文章，她還開了一份清單要我幫她找，我到國圖 4 樓縮影室查微捲，通通找了出來。只是老報紙製成微捲，機器列印出來，有些



華嚴手稿〈蒂蒂日記〉



些不是很清楚。不過她很高興，還送了我一本簽名書《千心映影：華嚴影像自選集》，我給圖書館了。另外我自己還送給圖書館一套她老太太簽名的小说，有好多冊。不知道她在各報寫的那些文字，現在是否出了集子。

與華嚴連絡，我自然會問有關嚴復的墨寶文獻。華嚴告訴我，她們家的這些東西，都由少爺葉文立先生管理，她手上沒有。

講到這裡，有回文立先生到館裡來，因為要調查嚴復在各處的墨跡，希望能有個集中。為了這個，我們還找了一個複製高手，把《嚴幾道先生千文草帖》，和《嚴公幾道圖法開平礦案說帖手藁》，各高仿複製了兩件，一件由我送到忠孝東路葉先生府上，一件館內留存。葉文立先生非常和氣，修養又好，是位溫文儒雅的紳士。我也曾誠懇的建議他，私人保存，總有不足，時間長了，總有力有未逮的時候，不如把這些寶貴的文獻移藏國家圖書館，恆溫恆濕，專人管理，他們府上絕對可以放心。

後來葉先生還讓他的秘書帶來館裡一件鄭孝胥寫的嚴復的墓誌銘，希望我們看看。鄭孝胥當然是名家，我們從書庫把鄭孝胥的字帖拿出比對，發現拿來的那幅字鄭孝胥落款有點問題，字帖上的「胥」字，上面都有出頭，無一例外，而拿來的沒有，此其一，另外拿來的那幅宣紙太新，要知道鄭孝胥民國 21 年隨溥儀出關成立滿州國，任總理大臣，可是民國 27 年就死了，那幅字如果是鄭的親筆，最遲也得死前就寫了。70 幾年前的東西，保存的再好，也不能潔白如

所以我們表示保留，這是插曲。

葉文立先生有個姊姊葉文心，是柏克萊加州大學的名教授，也曾經是漢學中心的指導委員。她有回到特藏組來，曾告訴我她美國的家中還有嚴復的墨寶，我請求她移藏國圖，她當時反應頗為正面，不知現在如何。

## 小語廣播的羅蘭

羅蘭老前輩，我也無緣得見。

我第一通電話給她的家人，也是 10 年前的事了。那時她年紀已很大，已有 90 歲，住在忠孝東路、敦化南路的巷子裏的一棟老公寓大廈裡。據她的少爺朱先生說，那是他們的老家。他們兄妹好像三人，長大後都各自獨立成家。朱先生住在郊外，並不是天天進城。他對國圖很支持，表示他母親的手稿可以捐給圖書館，問題是，當時他母親羅蘭年事雖高，但身體不錯，只是記憶不行，和許多老年人一樣，說話隨說隨忘，有點帕金森，要人照顧而已。所以我總是過一段時間和朱先生通一次電話，當然不便隨意去打攪老前輩。

羅蘭本名叫靳佩芬，天津人，大名鼎鼎。老實講，我初中就知道她了。那個時候，不論哪個小鄉鎮，只要有書店，店裡都擺著《羅蘭散文》和《羅蘭小語》，老前輩是暢銷作家，很受歡迎。她是平津地區長大的人，後來又念河北師範，教過多年的小學，所以說的一口標準國語。來臺灣以後就在廣播電臺做播音，曾經擁有廣大的粉

絲，她早期的寫作，大部分就是那些文字雋永的廣播稿。

與別人不同，羅蘭和國圖還很有淵源，這是朱先生告訴我的。各位或許不知道，羅蘭唯一的一部長篇巨著《歲月沉沙》三部曲是在國圖的研究小間裏寫出來的。現在國圖因收藏越來越多，所以空間就越來越少，恐怕提供研究小間給讀者寫作的服務不多了。後來我在整理羅蘭手稿的時候，找出了一件寶貴的證據，一張民國 79 年的研究小間申請單，上面有兩位老同仁的簽字：單位主管宋建成和承辦人王玉琴。當然申請單上還要填上研究主題，她老人家的研究主題足夠嚇人一大跳，是「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之變遷」，底下還詳列 5 點摘要「鴉片戰爭及其後各

役對中國社會之影響」、「西潮對中國社會所造成之具體影響」、「中國工業之興起」、「中國教育制度之改變」、「相關生活項目之改變，包括幣制、物價、薪資等」。這是一部中國近代史的架構，各位看了說不定會笑，其實不然，羅蘭非常有她的主意，她的《歲月沉沙》是從清末新舊交替她的祖輩開始寫起，到她在天津經營製鹽民族工業的父親，再到她受現代師範教育，從事自由活潑教學的工作，再經歷社會經濟的一敗塗地後來到臺灣，是從她的家庭，她個人一生的經歷來反應大時代的變遷。尤其是描寫 40 年後，臺灣開放探親，她直奔天津，急忙在街巷裡追尋兒時的記憶，那種切身的情感是做作不來的，相當感人。



羅蘭手稿〈又要摸著石頭過河啦〉

圖書館是她生活的一部分，也曾給過她一些新的體驗。有次走出圖書館，她說「……還沒有吃飯呢，但是捨不得外面的陽光，經過花園坐下來，享受一下這裡的春天。倒也不是第一次了，惠風和暢的圖書館外真是人間生活的一大享受。83歲的我，開始第一次用一種對生命留戀，對人間不捨的心情來面對美景和良辰。」

這種情調，圖書館員是不大容易有的。

有一次，到中心診所探病，看到住院名單上有老人家的名字。

沒有多久和朱先生再通電話，他就約我們去拿手稿了。

我開著破車，帶著伯強，還帶了紙箱膠帶推車，到敦化南路把手稿都拉了回來，一共好像有5、6箱，如果以建了清單的第一箱約400件計，總共大概應有2,500件。檢視一下羅蘭的寫作，果不其然，都是不長的散文和一則則像廣播短稿的「小語」。另外，有一些詩，有些歌詞，還有很多的「時論」，她愛剪報，貼在白紙上，再在紙上密密麻麻寫上自己的意見，這部分，是她獨特的表現，頗具風格，量還不少。

剛剛提到的伯強，我出去跑採訪，他幫了很多的忙。還有已離開的力仁，沒有他們的力氣，工作是沒有辦法做的。謝謝他們。

## 歌唱家邱七七

邱七七是一位很特別的老前輩，她很喜歡唱歌，而且唱的很好。

我很早以前就和她通過電話，那時她還住在光復南路。我今天都還記得很清楚，電話裏我當然禮貌了一番，並說明來意。她的聲音很爽朗，簡單明瞭。我問她有沒有手稿，她回答了兩個字「有啊」，我問她畫不畫畫，「畫啊」，手邊有沒有留下作品，「有啊」，希望榮幸去拜訪她，「可以啊！」。

後來不知怎麼的，我去忙別的事了，過了一段時間，我覺得不好意思，很失禮，說要去，結果人也沒有出現。我又打了電話，這次手稿「沒有了」，畫「有的」。我感覺不妙，趕快約定時間去看她。

她已搬家了，不過不遠，仁愛路國父紀念館對面的公寓大樓。

她老前輩跟她的聲音一樣，非常和藹爽朗。人是個大塊頭，高高的，燙的短頭髮，看起來像個北方鄰家大娘，可是她告訴我是在南京出生長大，教會名校金陵女子大學出身。她到臺灣來以後，在南部岡山做過空軍子弟小學校長。因為筆下很好，後來當了婦女寫作協會總幹事和理事長。她非常喜歡唱歌，很會唱民國38年以前的老歌，尤其是所謂的「抗戰歌曲」。她是一本活歌本，每首歌朗朗上口，熟得不得了。她還組織了一些老前輩作家，成立了寫作協會的「文友合唱團」在新公園和青年公園做過多次的公演，是一位非常有音樂修養的長者。

我到她家，坐定以後，她劈頭第一句話就問我「你會不會唱歌？」。

我嚇一跳，但無法考慮，也無法禮貌客氣，

就心虛的說「會」。接著她和我邊聊，就邊唱了起來。以前有些歌名，我也聽父執輩說過一些，略知一二，有的歌以前念中學的時候學過，也曾經會唱。可是我也幾十年不唱歌了，看別人唱的輕鬆愉快，若自己開口，痰恐怕都吐得出來。〈紅豆詞〉，〈長城謠〉，〈柳條長〉……這些都還好，至少以前群星會都聽過。可是有些歌我也只知道一兩句歌詞，如〈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〉，〈松花江上〉，〈義勇軍進行曲〉（成了共產黨的國歌是後來的事）。後來聊到他們（她和夫婿葛錦昭先生）在南京的學生時代，就說到了畢業歌。我小的時候，是唱「青青校樹」畢業的，曲調雖然柔美感人，但是是條日本歌，若唱出來，不是又要八年抗戰了。還好老天幫忙，他們的畢業歌是李叔同的「送別」，這我也會唱。七七老前輩起了個「長亭外……」的頭，我就大聲跟上了。唱完以後，老前輩帶著淺淺的微笑看著我，顯出高興的樣子。我似乎覺得，她認為我唱的不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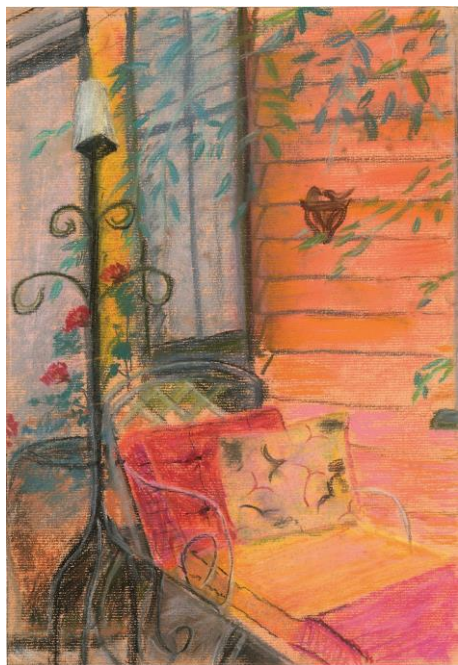
我想，大概成功一半了。

這裏應該要介紹幾句葛錦昭老先生。他是南京中央大學森林系畢業的，是位林木、農經專家。到臺灣後在南海路的林業試驗所工作，而且負責設置了「森林種子庫」。他後來做過農復會技正、農委會副主委，最後還當上了臺糖董事長，是臺灣農林界的一位重要人物。他和七七老前輩一樣，非常會唱抗戰歌曲，他們兩個，只要有一人開口，另一人一定合上。什麼是琴瑟和鳴，什麼是夫唱婦隨，或婦唱夫隨，他們兩口就是個真實的例子，而且太形象化了。

七七老前輩進去房間，拿了一大疊畫作出來，我數了數有170幾張，她都叫我帶走，我很感動。老實講，她老前輩不是職業畫家，但她的畫很有自己的風格，完全不落俗套。她愛畫粉彩，愛用炭筆。作品大多為風景，也有靜物，用色渾厚，情感強烈，明亮而純粹，而且筆觸線條俐落，有大家風範，畫如其人，非常難得。

她老前輩多才，還很會做菜，不但如此，還出過一本《邱七七速簡私房菜》，圖文並茂，介紹了50幾道小菜。各位曉得，洋芋不好入菜，她老人家居然做得出「洋芋肉絲」、「脆皮洋芋」和「醋溜洋芋」。

當然，遺憾的是，這些菜我都沒有吃過。



邱七七粉彩〈躺椅〉



## 跨越語言的杜潘芳格

「啊！你姓杜！……」這是我和杜潘芳格客家老前輩第一次通電話時，她說的頭幾個字。

杜潘老前輩是臺灣重要的詩人作家，和我頗有緣分，我和她老人家認識的時間雖然很短，但她對我很好。如今她已過世 7 年，但她的形象仍歷歷在目。

她住在中壢，老中壢市中心，離客運總站很近，附近小吃、雜貨非常方便。她家前面有一所教堂，是她活動的重要場所，她信主。

杜潘老前輩很禮貌，坐在客廳等我。她是過去我們常見的傳統老太太的樣子，頭髮往後梳，上面做了個巴巴頭。她是個圓臉，身材胖胖的，比較福態，可能年紀大了，行動不太方便。我注意到了，她那天還抹了一點粉，擦了淡淡的口紅。

我把我那一套又背了一遍，希望她能大力支持國家圖書館文化典藏的神聖工作，而且我強調，國家圖書館不是個亂七八糟的地方，管理嚴格，是臺灣最有代表性的典藏機構。但我感覺的出來，她似乎有點距離，還問我為什麼你們要這些東西。但她告訴我她是有手稿，而且在樓上她還留有一些日本時代的老書，早的有明治時期的，大都是日本文學作品。她在客廳裡擺著一些她府上的家庭照片，有她的夫婿杜慶壽老先生的照片，我記得還有一張友人替她畫的半身素描。她是日本時代讀日文書長大的，所以她的日文恐怕遠比她的漢文好。他們在臺灣是屬於「跨越語

言的一代」，很多人的漢文都是光復以後才學的。日本文學我所知有限，我告訴她我讀過芥川龍之介，讀過川端康成和佐藤春夫，可是這些名字我不會日文發音，所以寫漢字給她看，她看了很高興。老一輩的人總是會問問你的家庭情況，也問了家母。我告訴她家母在醫院，長期臥病，她很同情的要我好好照顧母親。她也問家父的年紀，她客氣的說，這樣我應該叫她「孀母」，這兩個字她不太會用國語發音，她用客家話唸給我聽，我就學她用客家話重複發音了幾次「孀母」，我還告訴她，國語「孀孀」比較常用。我那個時候很胖，體重很重，她看著掛在牆上慶壽老先生的照片，慶壽先生是個瘦子，我沒想到她脫口一句話，「你姓杜，為什麼那麼胖！」，我無言以對。不料，她又說「你為什麼不會講客家話！」那天聊了不少，坦白說，一開始她對我這個不速之客還有點拘謹，看我胡說八道，她也有點提防，但後來滿愉快，感覺很自己人。我記得那天在中壢街上買了一盒糖帶給她，客家老太太的勤儉持家其來有自，她只說了兩個字「浪費」。

杜潘很不容易，她是日本時代新竹女中畢業，後來來臺北念過當時的新娘學校「臺北女子高等學院」，學的是茶道、插花、修身、文學等課程，是為了以後要溫良謙讓，相夫教子的。日本時代，男尊女卑，她在學校與日本同學間發生過不愉快，受過一些欺負，使得她和社會之間有些距離。後來發生 228 事件，在花蓮無端遭到槍殺的張七郎醫師就是老人家母親的姑丈，所以老前輩對國民政府、國民黨、外省人這些符號本是

極有距離的。她老人家在過去，不論在日本或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下，都是處在一種長期受到壓抑的情況，所幸她喜愛寫作，這樣一來，她的文學表現和她的基督信仰就成了她精神上的舒發，也成了她的世外桃源了。從她的作品可以看出，只有在這塊小小的園地裡，她才能坦白她的親情、愛情、她生活中的苦和一點對社會的觀察和批判。今天是 228，寫到她老人家，感觸很多。

後來我與她保持聯繫，有一回，在電話中她說她年紀大了，當然這個意思就是叫我去拿手稿。但當時我沒有馬上行動。不料一段時間後傳來她過世的消息，令我非常錯愕。有天家人為她慶壽，一切都很好，後來進房休息，第二天就沒有醒來，走了。

我馬上和她府上聯絡，她家人對她的遺物已

做了處理。我約定後帶著伯強和書包繩子坐臺汽趕去中壢，湊巧那天我的老爺車也發動不了。到了中壢，她老人家的手稿書籍，大部分已由文化界的朋友取走。還好她的家人又清理出一小批 3 百多件的手稿交給我們帶回臺北，有散文、詩、書信、照片，有日文、中文和客家話的寫作。其中有夫婿杜慶壽老先生民國 34 到 37 年的信，相當寶貴，另外我記得還有她一首名詩

〈平安戲〉的日文手稿，我覺得很能夠反映她深沈的心境。中文是這樣的：「年年都是太平年／年年都演平安戲／只曉得順從的平安人／只曉得忍耐的平安人／圍繞著戲臺／捧場看著戲／那是你容許他演出的／很多很多的平安人／寧願在戲臺下／啃甘蔗含李子鹹／保持僅有的一條生命／看／平安戲」。



杜潘方格手稿〈平安戲〉

杜潘老人家的寫作很有趣，因為她的漢文是後來學的，所以在中文書寫的字裏行間不時可以發現日本語法和文字的安排，以及不同語言之間的交互影響，這本是她用漢文寫作的學習過程，但後來卻成為她的寫作風格了。她送給我兩本詩集《朝晴》和《遠千湖》，還簽上她的日本名字米田芳子，我都留給了圖書館。

後來，我們在館裏辦了老人家的手稿捐贈儀式，她府上由哲嗣杜興政先生代表出席，另外還來了好幾位大作家，有李魁賢、趙天儀、林鶯、張芳慈、黃恆秋、莫渝等諸位，詩人羅浪的女公子，名歌手羅思容還歌誦了老人家的詩作，客家電視臺也作了大幅的報導。

## 結語建議

今年是國家圖書館 90 周年大慶，我衷心祝願老東家館運昌隆，千秋萬世。

國家圖書館的手稿資料，從古典到現代，已有豐富的收藏。個人僅建議老東家，如同世界上許多其他主要圖書館一樣，成立手稿部，使相應的採編、典藏、閱覽、推廣等工作制度化，繼續穩步向前，這樣手稿資料一定會成為國家圖書館的一塊金字招牌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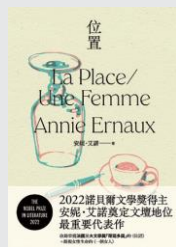


## 蕭蕭秋天日記

蕭蕭 著

爾雅 / 11110/224 面 / 21 公分 / 330 元 / 平裝  
ISBN 9789576396670/863

繼 2022《白靈夏天日記》之後，蕭蕭接著完成了《秋天日記》。七月開篇〈「退」了職場，「休」了主管〉，是整整長達五十年教學期程的總結。五十年，真是一個漂亮數字，也是何其不簡單的堅持呀！有茶、有書法，有詩文，還有大自然的樹與花，在尋常巷陌間的日子，可以尋常，也可以不平凡，且看蕭蕭這三個月的文字紀錄，既是日記也是九十二篇散文。（爾雅）



## 位置

安妮·艾諾 著；邱瑞鑾 譯

皇冠 / 11112/224 面 / 19 公分 / 340 元 / 平裝  
ISBN 9789573339694/876

本書收錄諾作者得諾貝爾文學獎時的兩部經典之作：《位置》及《一個女人》，既是她對亡故父母的悼念，也是她對生命記憶的追溯。隨著成長歷程，與父母所處的社會與文化階級日漸產生隔閡與矛盾，逐漸成為彼此心中的鴻溝。作者以簡潔平實的文字，揉合「自我、社會、傳記」的獨到筆觸，既是書寫自身，也是社會學觀察。她不只建構了屬於自己的文體，為平凡的父母樹立了一種生命典型，更捕捉了當代社會漏失的現實。（皇冠）